

狗碰驴碰

◎ 王晨旭

狗碰和驴碰是我们那儿的一对兄弟。您肯定要问了，这狗碰和驴碰是什么怪名字？其实这名字也有说法：以前的人啊，贫穷迷信，孩子出生后要找干爹，跟外国的教父差不多。有钱的自然找“好”干爹：大户人家、门当户对、共同繁荣；没钱的又不能没干爹，只能靠运气、靠碰：满月之后，怀抱推门，遇上的第一个，甭管人和动物，双手合十，响头三个，您就是我儿干爹啦。狗碰是大哥，出门一堆狗嗡嗡干仗，他爹坐板凳上看着打完，选了最猛那个。驴碰是弟弟，出门遇到个盘腿坐地屙屎的驴，他爹喊干爹别拉了，领上干儿子活动活动。

狗碰小时候好学，读书读得好，脑袋瓜灵活。可惜家里穷，小学都没上完。后来有个表哥生大病，辍学在家。狗碰说让我替替，不上白不上。还真去了，初中，狗碰学得有模有样。尤其是数学，回来算盘打得精光响，比公社会计都快。

狗碰后半生是从商开始的：八十年代初，爹妈死后，狗碰带弟弟驴碰去城里闯荡。他让弟弟学理发，自己没啥手艺，爱吃，就求了半晌，跟个老头学做扁粉菜。扁粉菜是安阳名吃：大锅菜熬汤，下粉条、猪肉、猪血、青菜、豆腐。汤熟后中间必须一直颠勺，有客来了勺子一挑，加半斤饼丝儿，两勺辣椒油，嫌辣用蒜汁儿调和，早上来一碗，身子能热乎一整天。狗碰跟的老头叫老西，他家做的扁粉菜在安阳远近闻名，又挨着工贸中心，下班的店家、逛街的客人、下课的学生，乌拉拉一大堆，每天都是人进人出、水泄不通。

人多了，做的菜就跟不上时候。狗碰出了个主意，他跟老西讲，既然咱

这儿挨着学校，每天就定量给他们做。老西说那万一不来或误时呢？扁粉菜一凉就不中了。狗碰说我算过，学生那份掐着点，实在不行找学校商量，包他们早午，孩子嘛，让点利惠，也是为了咱们好。说干就干，在狗碰协助下，老西扁粉菜越做越红火。可这时狗碰却心生退意：他有头脑就是不愿坚持，有点小成果就想换班。没办法，老西留不住，只好让狗碰走。

狗碰走后，又在安阳城里找了不少活，都是没干多长就倦了。他觉着，自己应该找一个能到处溜达的活儿。思前想后，狗碰用攒来的钱买了个小货车：从南到北、从东往西，干得不亦乐乎。

有次狗碰去山东拉白菜，到地儿人非得拉着他喝酒，说好了小酌，左一杯、右一杯，没一会儿就红了脸。喝完狗碰要走，人说在这儿睡一觉呗，狗碰说别别别，还得往家赶。人说不懂吧？狗碰说，没事儿，老司机了！结果半道后劲上来，扛不住，停路边开始睡。

刚睡一小会儿，车后头叮咣乱响，接着车窗哐的一声碎掉，底下有人喊：开门！开门！狗碰还懵着，自觉打开，风一吹他就明白了：坏事，碰到劫道的。那人抓着袖子把狗碰扯下来，问他有钱没？狗碰说没钱啊，恁也看到了，一车烂白菜。那人说不信，让狗碰下车，自个儿搜。其实还真有钱，车座底下内夹有两万，那是狗碰的续命钱。狗碰转念一想，说行吧行吧，我也不下了，钱给你们，也别霍霍我的车。那人挨着车门说行，狗碰扭头，假装从内兜掏枪，其实就把钥匙扣，一个转身喊：别动！那人一下子吓到，狗碰趁机扯上把手，猛踩油门，大喇叭按得惊天响，前面那些打手仓皇让道。开了有十来公里狗碰才停下，嘴上呼呼喘气：劫道的都是亡命徒，真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打那以后狗碰变安生了，拿攒够的钱回家娶媳妇、翻新房，老老实实开始过日子。转眼孙满堂，狗碰又不得闲：他还想做生意，就把自家前门打扫，摆了一间小卖铺。卖一些柴米油盐、烟酒零食。狗碰家挨着小学，后来他就又开始“打”学生的主意：批发好多抽奖小玩意，会膨胀的海星、拉绳就跑的青蛙，惹得那些小孩下课就往狗碰家跑。生意挺好，狗碰闲了就在自家院子摆一桌象棋，有时也去弟弟驴碰那里搓两圈麻将。狗碰还喜欢上了给别人讲故事，三国演义、水浒西游、闲谈野史、甚至一些伊索寓言，外国神话也讲得头头是道。

小卖铺一干好些年，前些年红火，后头就不行了。学校扩建，往里面也

盖了个小卖铺，上课大铁门一锁，下学前谁也甭想出去。生意嘛，浮沉很正常，但怕的就是人出变故。七十岁那年，狗碰腿不行了，走路开始一颠一颠，慢慢地步子也迈得小，以前三步一跨，五步一跃，现在得用手扯着腿上楼。狗碰家门口有道大斜坡，常常清晨狗碰扛着锄头走，路人看见，问狗碰去刨地？狗碰边挪边说，对啊，锄地；等到半个小时过去，路人吃完早饭在路上又碰到狗碰，问锄完了？狗碰一愣，说对啊，早锄完了。晚上路人掌灯吃饭，狗碰才刚干完活儿，看到狗碰还在路口，惊讶地问大晚上还下地？狗碰一拍脑袋，说刚想起，回地里把家伙事拿了。

有人说腿不行是偏瘫的征兆，狗碰啐了一口唾沫，说你这人净放屁。后来他学会了保养：每天得空就捶两下腿，看看有没有知觉。冬天最难熬，狗碰把两条腿缠得严严实实，粗得就像两根卤蛋。然而腿还没有保养好，脑子又出毛病：记性不行，老是找错钱。淘气的小孩开始喜欢去狗碰家买东西，说狗碰给我拿两根五号电池！狗碰转身，去柜台上拿电池，下一秒小孩就拽了两条阿尔卑斯。儿媳开始骂她，女儿也跟着骂，战线无比统一。每次狗碰拿着铁碗端饭，佝偻得像条老狗。有次老西过来看他，如今老西的扁粉菜店连锁扩张，已是安阳一绝。老西叹口气，说老哥你这日子名副其实啊。狗碰听着，听懂了笑笑，说老弟我给你讲个故事。老西说那你讲呗。狗碰说先说你知道糖豆吧，以前的黄豆，现在的巧克力豆。老西说知道，狗碰讲知道就好。

说有一个国家，兵强马壮，国王年老之后，却对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不感兴趣。后来他发布告示，说有人如果能找到让他开心的东西，必定重重有赏。告示一出，许多人拿着东西跑来，却没有一个能让国王开心，反倒让国王大怒，杀掉好几个。

忽然有一天，外地来了个矮小子，信心十足，讲自己能让国王开心，就是有一条件，必须让国王跟自己在一个屋子里呆着，谁都不许进。国王同意了，矮个子把国王蒙上双眼，国王刚想询问怎么回事，一个闷棍下去，醒来发现已经被悬梁倒挂上，嘴巴也被抹布捂住，每天只在饭店喂点稀饭。整整两天国王都度日如年，以前的事儿在他脑中不停回旋，好的孬的，乐的愁的，到了最后国王也没力气想了，哎的大口叹气。矮子看到后就把抹布去掉，国王饿得发慌，刚想骂，一颗金黄的糖豆被矮个子放到嘴里，就那一会儿，国王觉得全身上下都是劲儿，甜味在嘴巴散着，真香真甜。吃完后，国王也不叹

气也不悲了，不仅饶了矮个子，还让他当了地主。

老西坐板凳上，摸着胡子饶有兴趣听完这个故事，讲故事不赖，有啥道理？狗碰嘿嘿一笑，从袖口掏出一粒糖豆，颤颤巍巍搁到嘴边时，哈喇子都流到了裤腿上：

人为啥活着，因为再苦也有甜呐！

二

驴碰比狗碰小两岁，年轻时狗碰闹腾，驴碰话少，跟在哥哥后面不出声。狗碰活络聪明，驴碰手巧但不机灵。没上过学，在家务农，闲时就编竹篓、竹篾，结实耐用。那时也不让卖，只能自个儿使。公社看驴碰手巧，索性把他编进了女工队，造镰刀、火柴、锄头，有时也纳鞋底，红花绿叶、天长地久，穿着舒适透气，大家都说挺好。

八十年代一到，哥哥去外地闯荡，驴碰一个人在家也坐得有点慌。二十多的人，父亲没了，家徒四壁，要啥没啥，前半辈子净学编竹篾了。哥哥也帮自己相过几次亲，驴碰大话不会说，张口就是吃了吗？狗碰看着不争气的弟弟，讲你这辈子就知道吃了！

驴碰心里也烦，想着算个命。恰好遇到一个算命的串胡同。算命问贵姓？驴碰听懂了，说姓王，王驴碰，名儿孬，不好听。算命讲无伤大雅，驴碰问多少钱？算命讲两毛五分，概不还价。驴碰捏出来票子，说行，算吧。算命的把钱塞进内兜铁盒，两手并用，呜哩哇啦，最后汗都冒出来了，终于讲了一句：命途多舛，驴碰问啥意思？算命讲磕磕巴巴。驴碰又问那坏事儿到底是啥？算命的听了猛一抬头，说本该富贵、伤及天灵、令人遗憾。驴碰嘟囔地站起，这都说的啥呀。

驴碰没文化又没闯性，想想还是学门技术实在。就去城里，找了个理发馆当学徒。老先生看驴碰憨厚实在，学了小半年就把技术全交了过去，还打折卖了一套旧家伙事儿给驴碰。驴碰叫来哥哥，二人开着拖拉机就回村办理发店去了。

那是村里第一家理发店，以前都是剃头匠啊，走街串巷，赶集的时候才理一理。驴碰把牌子一挂，理发店正式营业。驴碰本来手就巧，找他理发的人越来越多，十里八乡赶着来。大家都喜欢，小孩就不一样了，生意忙，为了快，

驴碰剃头跟削菠萝似的：左手摁头，右手拿推子开旋，小孩就开始哭：左转、右旋；右旋、左转。头顶呆毛一修，小孩懵懵懂懂，哭得还没尽兴呢。

生意做得很红火，哥哥说找个媳妇吧。驴碰说也行。帮忙相了一个，不聋不哑，不丑不俊。狗碰问弟弟怎么样，弟弟说挺好，过日子的，人家咋说。狗碰说，我办事，你放心就行。

敲锣打鼓娶回来了，媳妇左家庄的，叫左爱红。人很勤快，每天忙里忙外，端茶送水。驴碰想要个男孩儿，将来继承他的手艺。左爱红羞红了脸，说再等等吧，等过了这个冬天。

可这个冬天还没过，左爱红就病倒了。去医院一查，乳腺癌，晚期。这病没法根治，关键还不能生育。病把驴碰家底都掏空了，左爱红说咱走吧，回家。驴碰眼睛涨得生疼，说行吧。

驴碰听人讲，光能祛百病。于是早上、晌午都不理发，要理只在晚上理。把屋内灯泡全换大一号，整日推媳妇在院子里晒太阳。那颗长了好些年的山楂树也砍了，木材没有卖，后来左爱红身子骨越来越弱，驴碰就用木头做个轮椅，剩下的当柴火烧。驴碰跟媳妇围着柴火，俩人都木讷，常常一句话都不说。驴碰讲，饿了吗？左爱红笑笑，说不饿。驴碰又问，暖和吗？左爱红说暖和，火在，你也在，都挺暖和。驴碰讲那就中。

两年后，媳妇走了。留给驴碰一堆煤灰和灯泡。那时已经是新世纪，大街上突然多了好多夹包的、拿电话的。浪潮没有波及到狗碰驴碰，当然也注定跟他们无缘，都是已经五十来岁的人了。陪媳妇这些年，村里多了好几家理发店，哥哥狗碰的身子骨也越来越不行。驴碰望着发灰的铺子，一时想不出任何法子。

过了些时日，左家庄来人了，是媳妇的小妹，年龄相隔快一轮，性格跟左爱红却完全不一样，大大咧咧，名字叫左爱花，人称花姐，驴碰当姐夫的也得跟着叫。

花姐嚼了个泡泡糖就来找驴碰，说是要在这儿开麻将摊，你们村大，又挨着镇子，生意肯定红火。驴碰问不违法？花姐说违法，违法有你妹夫罩着呢。

花姐的老公在镇上当警察，听人说快要升副所。这事儿驴碰本来不想干，但禁不住软磨硬泡，最后还是答应了。于是驴碰和花姐在二楼支了两桌麻将，翻新了一下柜台、货架，场子便搭好了。花姐人脉广，联系村里的妇女闲汉，

五毛一个钟。立俩风扇，夏天忽悠悠吹；冬天烧火，大烟囱，暖和。赢十块送鸡爪，二十卤蛋，一百泡面。红烧牛肉、老坛酸菜，煮好端过去，花姐说这叫服务，咱这也属服务行业。

麻将社做得有声有色，花姐的老公不乐意了。俩人本来就有矛盾，天天拳打脚踢，离婚两字从不离嘴。花姐老公一开始以为小打小闹，没想两年过去还不消停。一气之下某次严打没有通风报信，警察局来人，直接把麻将社给掀了。

花姐要离婚，异常决绝。驴碰劝，两头都不听，最后还被人数落，索性不再吭气。婚真离了，花姐讲不能窝在这儿了，得去南方。驴碰讲没必要，太狂容易栽跟头。花姐讲我这不叫狂，我这叫做有眼光。

“再好眼光也会歪的。”这是驴碰对花姐说的最后一句。隔年花姐拿上所有积蓄去南方打拼。她当时想法是做电商，卖婴幼儿产品。早早联系了一个南方朋友，长耳朵小眼，大金链子，挎牛皮小包，花姐的错误由他开始：南方朋友搞的是传销，手法较新，互联网思维，花姐没搞明白，糊里糊涂把本钱全搭了进去。南方朋友向她出主意，办个裸贷吧，闭眼睡一觉，轻轻松松两万块。花姐走投无路，咬牙说行。这是一个快速的堕落，自那以后再也没有花姐消息，她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是否活着，没人清楚。有人问驴碰，驴碰把桌上的白炽灯泡擦擦，没有讲话。

麻将生意做不起来，驴碰腾好地方，重操就业。当时理发行业飞速发展，村里小年轻已不满足于平头寸头、杀马非主。留守儿童潇洒叛逆，叼烟围在驴碰周围，讲驴碰驴碰，给我推个锅盖儿，中间削圆，两边推光，诶呀我去，别给我掏，掏薄了不好看。更有甚者，积极与国际接轨，要驴碰推个莫西干。驴碰没听清，问啥？葡萄干？解释半晌，拿手机摆出一张照片：巴西球星，罗纳尔多，左边全光，右边头发支棱冲天。驴碰看完摸着胡子，说这不就是阴阳头？那人说你不懂，这叫 fashion，我睡会，整就对了，完了再往左边头皮刻个心。狗碰只好开整，左推又扒，忙了好久，说成了看吧。那人看着镜子里的长毛卤蛋，说还行，一低头，发现头皮多了个五角星。忙问怎么是这个？驴碰问你不是要星？那人一吓唾沫，讲我他妈要爱心！

村里还有几家理发店，外边推头，里边护肤，驴碰自知比不过人家，也不再想着改革发展，每天剃俩老汉儿，喝茶下酒。有一年，驴碰去地里干农活，

茬了麦往家走。路一草丛，发现一黄脸猴头，很小，倒挂在一树枝上冲着他笑。很邪门，驴碰好奇，掂颗石子儿过去，刚到跟前，猴头刷地一下起身，张开双翅，笨拙向上飞行。石子顺手甩出，棱尖怼住头部，猴头掉到悬崖下了。

做了好久的梦，日日夜夜，虚汗直冒。驴碰心里想，完了，惹上神仙了。大夏天捂着被子，撤凳闭关，连着好几日不敢下床。终于有一天，神仙在梦中搭话，没听清，但总有个词在盘旋：救赎。他问了问哥哥狗碰，明白了就是还人家的意思。得还，那就还吧。

帮人做白事，本地孤寡老人，一手操办了，做亡人头。起坟、做饭、抬棺、摔碗、下葬。有的真穷，就帮忙叠几袋元宝、纸扎铜钱。做了好几年，有人叫去就去，事后吃碗大锅饭，赎罪嘛，这待遇就中了。

剃头剃不了几个钱，帮办白事还倒贴，没办法，驴碰抽空只得打零工。年龄大不想出去也出不去，谁家掀新房添旧瓦就过去。一般垒石块，也就这活儿能给钱。抽一个湿毛巾，光膀松腰，咬着牙往上垒。主人家看不下去，说歇歇吧，喝点水。驴碰笑笑说不打紧。都是街坊，大家能帮则帮，有活都喊驴碰，碗里多添肉，重活少担点。但是驴碰愈加年老，七十那年，一颗青花岩从手上脱落，砸在右脚拇指。眼冒金星、天旋地转，肌肉瞬时松垮，他看到了那颗猴的眼。

醒来歇了大半月，走路从此有点跛。也不再想攒钱养老，能活一天是一天。也就这会儿，远房一表弟过来找。表弟是二婚，前妻跑了，老挝过来的，留下一个男孩。现在的妻子有孩儿，不想看，吵闹着要他走。黑不溜秋的小孩，瞪着大眼，满是畏缩。驴碰瞬时就心疼了，一辈子没做过父亲，试试吧。

说好一年给驴碰一万，按月份付，其实一年到头，也就五六千块。物价飞涨，这点钱根本不够两个人花，再者小孩还得上学，驴碰想了一宿，说教你个活儿吧，给人推头。小孩瞪着大眼，说行。

给了个推子，加上机油，驴碰推的五块，小孩三块。先从光头推起，慢慢有了长进，寸发刘海，都做的出来了。驴碰开始试着让小孩独当一面，有回不在家，来个赖疤子老头，问驴碰不在？小孩说出去了。赖疤子问你会推不，小孩说当然会。于是洗头抻布，赖疤子身骨大，脑袋圆，趴椅子上呼呼打鼾。小孩儿站板凳上，推子嘎吱响动，赖疤子一喷嚏打出，推子刮到头皮，血嚓的冒了出来。等驴碰回来的时候，赖疤子已经把店砸的稀巴烂，小孩也揍的

鼻青脸肿。赖疤子头上顶了俩创可贴，说三千块，少一分都不行。

钱交完后，机器修修补补，一年生活费全没了。驴碰吸着丝瓜烟，看着低头玩泥巴的小孩，问你们小学喝矿泉水的多不。小孩说有钱的人喝，高年级喝。驴碰说那你以后看着，谁快喝完了，跟后面，捡起来。小孩说行啊。驴碰问不怕丢人？小孩说我有啥好丢人的。

驴碰还教小孩儿下地，俩人一块去后沟，那里种了一片黄豆。驴碰告诉他，以前黄豆是个好东西，小时候跟你狗碰叔可馋这些。小孩问那面条跟黄豆哪个更馋？驴碰讲都一样吧，窝窝头、白馍馍，一觉吃到天落落。现在这些都有了，为啥自己还叹气儿呢，诶，人就是不知足。小孩说我也有时也叹气儿，驴碰问你叹啥气儿呢？小孩说想我妈了，她教我说老挝话，她说老挝都是树林和水，人们弯腰不收麦子，收水稻。我喜欢在林子里窜，我想去老挝了。驴碰没再吭气儿，回到家，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捆树苗，说这是山楂树，咱种在院子里，等到开花结果，我给你串糖葫芦吃，小孩说好。

第二年，小孩母亲竟然回来了，几里哇啦讲着，想要走小孩。驴碰表弟当然同意，驴碰想搭话，又知道不合适。他问小孩，想跟你妈走不？小孩说想。驴碰说那山楂咋办？还吃不吃了？小孩说想吃，等我长大，有时间就来看你。驴碰点点头，说行。

小孩走了，有人说跟着他妈回了老挝，有人说女人没回，在这儿不知道干啥勾当。这事儿驴碰没敢问。又过一年，山楂树开花了，驴碰觉得有盼头，每天坐树下巴望着，头顶叶影重重，他在那里看完了蚊蝇、蝉鸣以及春夏。果子结了，个头很大，驴碰给哥哥送了一盆，邻里乡亲送了，来剃头的人也扒拉着碗。山楂又大又圆，狗碰挑红润个大的放在盆子里，敷上保鲜膜，下到井钟。他想了很久，拿着山楂去找表弟，问小孩去哪了？表弟嗑着山楂，看着他的脸，说你问这干啥？

秋天将过的时候，叶子落一满院。驴碰扫了一下午，第二天起来，只剩下了树的枝干。他从井里捞起山楂，有几个已经枯扁发坏。驴碰想了想，又找一个盆，合上，从中间缠绕了一层胶带。下锄刨坑，埋了进去。

冬天到了，那年冬天特别冷。但并不下雪，有雪其实挺暖和。窝在家里好几天，头发长得痒痒，想剃个头。走了几步，寒风刺骨，正好到驴碰那儿，索性推门而入。他原来已经老了那么多，骨头仿若拔地而起。我说剃个头吧，

打薄，两边修修。他说好，从椅子上站起，拿出洗头膏，让我偎到水泵上。暖瓶里的水流到铁框中，阀头打开，一阵温暖。我坐在椅子上，驴碰帮我缠上布单，推了有小半个钟头，我俩都没说话。时钟滴滴答答，老旧的物件、斑驳的墙影，外头寒风呼啸，门框来回响动，叽叽喳喳。过了一会儿，风渐安静，驴碰突然叹口气，混沌的一声，仿若穿过时光与灰尘。我以为叫我，问啥？他放下推子，说没事，转身向后走。我扭头，驴碰走到窗台边儿，慢慢扯开帘子：窗外大雪纷飞，山楂树上片片洁白，初雪来了。

光明区文化馆
CULTURAL CENTER OF
GUANGMING DISTRICT

光明区文化馆
CULTURAL CENTER OF
GUANGMING DISTRICT

光明区文化馆
CULTURAL CENTER OF
GUANGMING DISTRICT

光明区
CULTURAL
GUANGMING

文化馆
CULTURAL CENTER OF
DISTRICT

光明区文化馆
CULTURAL CENTER OF
GUANGMING DISTRICT